

【封神】【发郊/寿郊/考彪】慈航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7463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74638>.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考彪, 寿郊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姬发, 殷郊, 殷寿, 伯邑考, 崇文彪
Additional Tags:	父子 - Freeform , 骨科 - Freeform , 白月光和狗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1 Completed: 2023-08-29 Words: 12,280 Chapters: 4/4

【封神】【发郊/寿郊/考彪】慈航

by [ClaireQ](#)

Summary

现代背景，无主要人物死亡。

cp主要是小竹马，父子，白月光和狗，存在互攻可能性。

其他包括西岐骨，表兄弟，最勇敢的儿子等，什么都可能出现。

大家身体都很诚实所以什么肉体关系都可能会有，洁癖人别看。

年龄上的两个改动：姜文焕是表哥（看起来真的很像做哥哥的）；苏全孝比苏妲己年纪小。

Chapter 1

出门前姬发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照了半天，直到伯邑考倚着门看热闹，笑着调侃他：“要出去？又找殷家那孩子去？”

“不是，”姬发立刻就否认了，扭开脸别扭地道，“只是他有点傻，我不放心，要照顾他。”

他总是用这种理由来搪塞。从小到大他都觉得殷郊不是很聪明的样子，虽然学什么运动都很快，成绩和身体素质都很稳定，但就是说不上来的莽，让姬发一直很悬着心，一时不见人就得记挂。

高中时跟同级的男生打了一架，具体因为什么忘了，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各打五十大板，俩人都得背个警告处分。结果殷郊就那么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抬手把姬发往身后一护，大声说姬发是不会主动挑事儿的，他还手一定是因为对方先欺负人。

当事人还没据理力争呢就看见他在这面红脖子粗上蹿下跳。姬发盯着他看，觉得这小孩子简直傻得可爱，没人照顾真不行，会出事的。

但他们的交情一直都那么好，好像是从认识的那一天起就很好，一个敢莽，一个敢护，也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年。他看着殷郊长了几岁，从未成年到成年，从朋友到幻想对象，他看着殷郊，哥哥看着他，一眼看到底的清澈透亮。

并不跟弟弟继续纠结这问题，伯邑考就着镜子里姬发留出的边角整一整衬衣领子，笑一笑，转身往外走。忽的意识到哥哥穿得很板正，出门前的微笑跟自己如出一辙，来不及找到另一只拖鞋，索性甩了，姬发光着脚追过走廊，急匆匆下楼，紧赶慢赶，瞧见哥哥已经上了门前接他的车，一辆张牙舞爪的亮黄色法拉利。

崇应彪，高中起就时不时找茬跟他打架的那位。平日炸眼又刺耳的跑车这次居然装上了消音器，嚣张的发动机给管得死死的，往日那震天动地的响动在今天乖巧成了个好学生。太陌生了，姬发不由自主呆了一呆，它发动后才踉跄地跟着跑了两步，眼见着是没可能追得上了，失魂落魄站在门口。

他发现自己其实不了解哥哥。但与之相反的是，在哥哥面前他总是能被一眼看穿。这种单方面的被看透起初是自然发生的，但后来在青春期时却越来越让人感到不适，有段时间他和哥哥莫名地不那么亲近了。他兀自地逃避了，把注意力转移到外面的人身上去，才平稳过渡了那段日子。

在他和哥哥谈起殷郊后他们才重新变得亲密了，不需要回避了，哥哥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听他说话。

不过，他现在却不太记得那曾经疏远哥哥的原因了。而且，原来到现在他也还是没有了解过哥哥。

崇应彪把车靠路边停下，左手故作潇洒地搭在方向盘上，但也就这么一点还是正向的，大半边身体都跟被磁石吸了似的，不由自主就倾洒到副驾驶那边：“你觉得这样他能明白吗？”

“我弟弟很聪明的。”

“你几个意思啊？”

他受不了伯邑考夸他的弟弟，受不了伯邑考那么细心地呵护他，关爱他。姬发要是不存在就好了，但他也知道就算没有姬发，月光也不是自己的。

这个家不应该出任何意外，姬发的人生不应该出任何意外。他成年了，有了更可爱，更亲近的朋友，不用再天天跟在哥哥后面了，曾经需要哥哥照顾，现在也能强大到去照顾别人了，少年人的成长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也应该已经不会再对哥哥产生什么懵懂冲动的情感了吧。不应该记得这件事，这件事就不应该存在过，他很庆幸自己没做错过什么，即使在无人知晓的安静的夜，即使弟弟是那么信任他，做什么都不会被记恨，但还是克制住了，他一向都很善于克制。

完美的人往往心狠，他心狠起来可以否认任何感情存在，他骗自己说他不爱自己的弟弟。他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只要他的弟弟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崇应彪扭曲地妒恨这种感情，他别扭地转头往窗外望：“你就不能让我高兴一会儿。”

这点抗议还是管用的，伯邑考把手伸过来，揉了揉他的头发表示安抚。虽然那种被人当成宠物了的感觉依然让野惯了的崇应彪撇着嘴表示不满，但同时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儿可能被收养和驯化的希望，结果还是情不自禁地往摸他的那只手里顶着，使劲蹭了蹭想多要一点儿。

心里还是空落落的，伯邑考把手撤回去时他没有留，伏到方向盘上去，埋在自己的两臂间，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走吧。难道还得我送你下车？”

车门被打开，咔哒一声，紧跟着又被碰上。小流浪狗这一刻觉得自己像被阿尔芒绝交了的玛格丽特，马上就要孤苦无依地病死了，脑海里演遍了一出歌剧，硬是咬着牙不肯发出挽留的声音来。

趴着的姿态从黑的衬衣领里露出一节白的后颈，少年人骨骼有力的突出也像是虚张声势，致命弱点这么暴露着，自暴自弃像个待砍头的姿势。那骨节的缝隙莫名发起痒来，似乎通感着刽子手的凝视。

一个轻轻软软的吻替代了铡刀落下，像一阵月光或聚光灯，那些他内心无比渴求的东西，在这个时刻眷顾了他。

还是对谁都那么温柔友善的腔调：“你要是哭了，我来开车。”

“谁哭了，”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认输，他高高地把头昂起来，红着眼圈凶巴巴地犟嘴，“你怎么还没走。”

话出口时心里就在后悔，明明是那么想见他，他干嘛要说这样的话，干嘛要把他往外赶。他只要这么一点儿的暖就够了，为什么非要煞风景地拆穿真相，月亮又不是他的，会洒在每个人身上的月光有什么稀罕的，他才没有要哭。

鼻子酸得要命，梗着脖子，还是那么高高地仰着头，把那些热乎乎的丢人玩意儿倒流回去，现在看起来肯定狼狈滑稽又可笑，伯邑考怎么还没走，这样下去他真要丢人了。

“怎么会走呢，我们不是出来约会的吗？别哭。”伯邑考捧着纸巾盒，耐心地一张张抽给他。

纸巾被团成一团攥过去捂在眼睛上：“没哭。”

“好好，没哭。”还是那么带着点笑音，很温柔，没有嘲弄的意味，年长者哄孩子总是很有一套。

“出汗了，天太热了。”谁天热的时候眼睛不出汗啊，他忍到现在一句他妈的都还没说呢。

“那把汗擦一擦，我等你。”

约好的羽毛球馆前，殷郊坐在台阶上，百无聊赖地晃悠手里快空了的啤酒罐子，姬发迟到了接近半小时，不过他现在也没心情打羽毛球了。

刚坐下一罐基本已经不冰了的啤酒水淋淋地塞到手里，殷郊挑眉看了他一眼，天太热了，情绪都写在脸上，不想说话。俩人沉默着这么坐了一会儿，各有各的心事，同时抬头看向对方，欲言又止，殷郊难得不想先开口，让姬发说。

“我哥交男朋友了，”姬发一副无家可归的可怜姿态博他同情，“我不想回家。”

殷郊翻了个白眼。姬发平时老练沉稳得仿佛被历史车轮碾了三千年那么久，一提他哥马上就堕落成个幼稚鬼，很难顶，不过多少能理解。

殷郊提醒他：“你不回家你嫂子可能会睡你房间。”

姬发一阵恶心，止不住打了个冷战，抗议道：“那不是我嫂子。”不行，这个词跟崇应彪那张脸连在一起他就应激了。

根本不在乎，殷郊继续道：“但是你回家你嫂子会睡你哥房间。”

殷郊又喝了一口手里的啤酒：“你再这样我真的会觉得你在搞骨科。说真的，你喜欢你哥吧？”推己及人，他倒是很容易就想到了。

“胡说，哪有这回事，”姬发第一时间就反驳过去，家庭教育让他想都没想过这样悖逆的可能性，慌了一慌，他岔开话题，“你呢，出什么事了，天还没黑就坐在路边喝酒？”

“我发现我爹地包了个男学生，”殷郊仰脖把最后一口酒喝干，乖乖放在身边准备等下去扔垃圾桶，“看起来好像还没成年。”

这可真是有点刑了。姬发愣了一秒，突然觉得说不定嫂子还能接受一点——好吧，还是不能，他又要应激了。

其实他白天就跑去找爹地，知道他回来了，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进去。猝不及防就撞见爹地腿间伏着一条小乖狗，因着动静不安地扭头望了一眼，又立刻被按在脑袋上的那只手强硬地扳回去。

笑容一下就滞住了，唇边那个给爹地的笑还挂着，眼睛里的光却暗了下去，那么呆了一呆，他问了个有点傻的问题：“爹地，他是谁啊？”

那场面想想都尴尬得不能再炸裂，只有中年男人应对起来得心应手：“出去等我。”

殷郊怒气冲冲地出去了，当然没等。

殷郊偶尔会提起他的爹地，很洋派，拖着尾音，叫起来带一种有别于传统中式家庭的亲密感，黏黏糊糊地失了分寸和距离感。

姬发从未见过他口中的爹地，那人似乎有一半时间都不在国内，也基本不在儿子的同龄人面前现身，殷郊高中闯了祸还是他高年级的大表哥去捞的人。

不露面就显得这关系更私人，更神秘，可能只是大佬不屑于跟小辈们玩而已。想象不出，姬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听见殷郊忿忿地道：“那人看起来比我还小。”脸太嫩了，

都不知道从哪个中学骗出来的。

这语气倒有点幼稚的好笑。姬发记着他父母早就离异了，至少听起来像是和平分手的，养了个男学生虽说不算很道德，但也不是儿子能管的。

生过气后是很饿的，姬发拍拍他的肩，自己站起来：“好了，你还不饿？吃饭去吧。”

“不饿。”犟小子赖在地上，抱着咕噜咕噜响的小肚子，直到那只手伸到眼前候着，他才纡尊降贵地接过来，让对方一使劲就把自己拉走了。

然后不仅吃了饭，还喝了很多酒。姬发把人送回家时都是用背的，对着门上的指纹锁，背上的人两手垂着，也不知道抬起来配合一下。姬发叹了口气，用自己的拇指按开了门。

殷郊一个人住，闹中取静的三层小洋楼，殖民地风格，甚至还有电梯。来得都惯了，姬发小心躲开在脚边来回绕的那只橘猫，把背上沉甸甸的肉体铺在沙发上，瞄了一眼猫碗，空了。

难怪今天这么黏人。倒了猫粮，又在翻出来几块冻干，换了饮水器里的水，姬发绕回来推推沙发上的殷郊：“醒醒，上楼洗了澡再睡。”

“没醉，”还能开口回答，也没认错了人，就是懒洋洋的不想动，“我躺一会儿，你先洗。”

看来今晚也只能睡这儿了。熟门熟路，姬发蹬蹬上楼去洗澡，洗完穿了殷郊的睡衣，要出来时听见了脚步声，他以为是殷郊酒醒了上楼来。

浴室出来沿着声音走到卧室，他看见那个高大宽厚的背影，猜到了那应该是谁。殷郊已经很高了，而这个人把殷郊都几乎完全挡住了。

喝了酒热得很，殷郊迷迷糊糊地就把上衣脱了，忽的被挡了亮光，屁股上给狠狠拧了一把，父亲的语气总是让他又害怕又兴奋：“谁准你穿成这样的？”

“痕迹都消了，不会被看见的……”

“消了？那就给你再添点儿。”

爹地并不屈尊弯腰，等着他支起上半身努力去够。脑子晕乎乎地跟爹地接吻，眯着眼，还在笑：“抱我。”

“你以为你还小？沉甸甸的，”语气是很嫌弃的，还是搂着上半身把人捞起来，“夹着，摔下去我可不管。”

他在床头把儿子放下，然而放不下，那双胳膊还挂着脖子上，树袋熊似的，喝了酒就跟他胡闹。

“松开。”这样都没法抽身了，殷寿有点嫌弃他，在外头闯祸打架的时候怎么那么威风呢，回家屁股挨一巴掌就喊疼，黏黏糊糊的不像样。

挨过去用胡子扎他的脸，不醒，就着别扭的姿势脱了上衣，抽了皮带，都扔在地上，他由着儿子的动作爬到床上去。

姬发动也不动，在门外望着，应该躲开的，但似乎生了根似的动不了。殷寿面对着门，看到了他，可只是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笑了。

然后依然当他不存在一样地，继续咬着殷郊的嘴唇去亲他。

现在狼狈到落荒而逃的反而是姬发了。

他记得殷寿。某个大方的金主，在床上让他喊自己爹地，弄得他又痛又爽，第二天在床头留的还是现金，现金的下面压着写了电话的便签。他嗤笑中年男人谨慎至此，但还是扬起来照着阳光，眯着眼看那道防伪线。然后出门去银行，把这些刚取出来的新刮刮的红色纸币再存自己卡里。

不算缺钱，家里没苛待他至此，可是那时节心里空虚无论如何也填不上，想要亲近殷郊却百般不得其法，他机缘凑巧遇到那个“爹地”。

他没想过是这样，他没想过世界这样的小。

Chapter 2

殷郊跟他daddy的僵持从来都撑不到第二天。睡了一夜后已经没什么力气跟老男人计较了，他窝在床上，抱着自己爬上来的那只猫，跟daddy还留着一点最后的小别扭。

这点别扭也挺可爱的，哄哄就好了。殷寿目光落到了儿子怀里那只猫，橘色的，长毛，白白的肚子和脚，窝在他臂弯里，热乎乎，暖融融的，看着就很好摸，揉起来一定很舒服。

“就比如说，你喜欢猫不是吗？喜欢什么猫呢，玳瑁，狸花，三花，玄猫，奶牛？长毛的，短毛的，大眼睛的，矮脚的，小烟嗓，还是夹子音的？”

这倒是很难选，伤脑筋的问题，殷郊不由自主给他转移了话题，道：“都喜欢。”猫儿都可爱，怎么会不喜欢呢。

爹地笑了，优雅地十指交叉垫着下巴：“我也是，‘都喜欢’。”

他眼里那些跟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孩儿们，有的阳光，有的阴郁，有的稚嫩天真，有的沉稳聪慧，他们各有各的可爱，怎么可能只养一只。他说，他亲昵地误导他：“你看，你很像我，我们是一样的。”

他这样说着，目光往上抬了抬，越过儿子的肩看向他身后，姬发就站在门边。尝过这个少年的味道，很香，这只他也喜欢。

他不介意放这些或优雅从容或憨态可掬的猫咪进他窄小逼仄的牢笼，看它们为一点饵料的影子就暴露食肉动物的本性而自相残杀，年轻人的血是甜的，很开胃。

“不过，”他逗猫似的揉着儿子的下巴，漫不经心地哄他，“你是最漂亮的那只。”

他心里的缺口总要有些填补的玩意儿，这些可爱刁钻的小动物总能排遣些寂寞。还是没能很理解daddy的这番理论，但又毫无道理地相信他，垂着头想了一想，殷郊低声问道：“我以后也会这样吗？”

他们是那么相似，面对着就像在审视自己，他这样年轻，干净，天真，他花团锦簇一样地青春，他像正午的太阳。那种熟悉的嫉妒感翻涌起来，让殷寿止不住想要对他残忍一点儿。

捏了捏那张过分相似的脸，他答道：“会的，你像我。”

“还是惯得你，白长这么高个儿，还跟小孩儿似的，”他继续揉着眼前奶呼呼的可爱脸蛋儿，“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这样了。”

姬发靠在门边听着这些对话，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受着新的冲击。而且，总觉得这血亲相亲的一幕有些熟悉，熟悉得让他甚至从心里泛出一点恐惧来。

这样是不正常的，但说不准，谁也定义不了“正常”，谁也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他没资格置喙，何况他自己的心也虚着，被殷寿盯一眼都想要逃走。

不能逃，他逃了殷郊就只能这样坠落下去。不，那也是借口，他的心也许跟殷寿是一样的，他想要殷郊，受不了他是别人的，是他daddy也不行。

哄好了人下楼吃饭，只能算是早午餐，专门送来的，铺了一桌子，殷郊无知无觉地给他们互相介绍。

“我知道你，他总是提。叫我uncle就行，”他笑着，很有威慑力地那么走到姬发面前，显然

是记得他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daddy，他不介意的。”

当着姬发的面连说了两个“他”，爹地展示了他跟殷郊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姬发不过是个外人罢了。

不明就里的殷郊当然不知道介意这些事，他看不懂这两个人的态度。饭吃完了，他拎着两个书包，自己的和姬发的，过来喊人：“走了，我们下午有课。”

“那就这样，”爹地很大方地笑着道，“我送你们去学校。”

姬发走在前面，开了门猛地看见一个穿了高中校服的高个子站在门口，不知道等了多久，也不知道吃没吃饭，一言不发地就那么等着，汗顺着太阳穴掉到衣领上。姬发愣住了，身后的殷郊撞到他身上。

镇定自若的只有那个中年男人，殷寿很自然地介绍了一句：“苏全孝。我顺便送一趟。”

他越过殷郊和姬发先出来，苏全孝沉默地跟在他身后上车，砰的一声，殷寿把副驾驶给了他。

没有过的事情，被拉到后排坐了时殷郊还在盯着前面的椅背，难以置信，爹地把副驾驶留给别人。

就算他说得对，但人养了两只猫也是会偏心的。

对面的姑娘年轻，漂亮，优雅大方，苏护家的女儿，职业舞者，出落得亭亭玉立。伯邑考小时候见过她几次，印象不深，从没想过会跟她面对面地相亲。

一般是不见的，然而这一二年介绍的人多了起来，他这样的大龄单身男青年变成了争抢对象，躲不过。姬昌跟他说，就见见吧，你小时候还跟她一起玩儿呢，就当交个朋友。

那也行，就下班后请她吃饭，南美菜，然后聊一聊，把她送回家，了事。他没想到崇应彪会跟来。

孩子比以前乖了很多，居然忍着没有上来打扰，隔着两三张桌子坐下，点了两道菜，就那么窝着，乖得不像个跟踪狂，伯邑考觉得他这有点可爱。

觉得人可爱就心猿意马起来，应付着苏小姐的话，眼神总贴不住往那边瞟。孩子食不甘味的，感觉也没吃什么，他有点不放心，看见他抬眼瞪了自己，又放心了，朝他笑笑。

苏小姐有点不满，哎哎叫了他回过神来：“嗯，你刚说什么？”

应对了两句话，人来人往的，他再一看，那边服务生收桌子，人不见了。

他一下就站了起来，把对面的姑娘吓了一跳，顾不得了，他解释道：“对不住，我得先走。”

“确实有事。麻烦你回去说，就说我不好，你没看上。”他这么匆匆说着，也不等姬己答话，起身去前台结账。

这结账的功夫他就看见那辆亮黄色法拉利横冲直撞地开出去了，追也追不上，但还是往外跑到人行道去了。他担心崇应彪，都能想出他边哭边开车的样子，很危险，他想着就徒劳地跟在后面跑。

要命的是车还真的减了速度，有意等他似的，把辅道路都堵死了，也不怕驾照给扣没了。

伯邑考两步追上去，拉开车门，把孩子赶到副驾上，自己抓了方向盘。

兜了一圈，他没话找话地哄小孩子：“只是见见，我上次见她才五岁。我没什么想法，不是相亲。”

跟他解释这个干吗？他反应过来，崇应彪又管不了他，没必要说这些话。可是崇应彪这样子他有点怕，不怕他闹，只是怕他伤心。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压力，你，说不准还得结婚是吧，得有自己的家庭是吧，”小疯狗在他面前懂事得不可思议，明明已经在哭了还是压着颤抖的哭腔说这些，“我会很乖的，不会吵也不会闹，别不要我。”

他从来都是很要面子的，年轻人的自尊心比什么都要紧，现在他已经把它丢在地上了，给他踩碎了垫脚铺路，讨他愿意走过来抱抱他。

伯邑考抱了他，用自己的怀挡着那丢人模样，给他哭。他仿佛看着他们两个都不由自主地越陷越深了，是他的问题，错的肯定是年长的那个，是他没有好好地教。应该把他的人生拉到正轨上的，却起了那么多的私心，一次又一次，放任自己的欲望，把崇应彪逼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我的错，我给你找了医生，明天就去，”伯邑考安抚着他，想要治好他的病，“会好起来的。”

到那时的崇应彪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没这么需要他。他本来就应该有个更好，更快乐的人生，不应该有伯邑考的，伯邑考总是把他惹哭。

他确实找了很靠谱的心理医生，一个学校的校友，应该更早就带他来的，现在做的事情都像是亡羊补牢。护士出来叫崇应彪，他拍拍少年人的肩，道：“我等你出来。”

咨询室里护士安排他坐下，等一等，医生快来了。你这是下班后临时加的，再等一等。

然而等到医生来的时候房间早空了，崇应彪已经从后门跑掉了。

他不要看病，病好了就等于解了伯邑考的负担，他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就没理由再找他了。他们会变得完全无关，就像人群中的两个陌生人。

他不要变得健康，不要积极向上的人生，那些东西从来都跟他这种阴湿生物没什么关系，只要一抹月光会照在身上就够了。

他现在突然很想喝酒。他在伯邑考面前一直努力做个乖孩子来着，很久没喝过了，忍得很难受。

酒吧夜场很乱，闹哄哄的，在吧台喝了不少，崇应彪闷着头往里走，撞到中年男人宽广结实的怀里，给那硬邦邦的胸肌撞得浑身闷痛，好高，他抬起头看见大卫王般的一张脸，看得呆了，酒都撒了一半。

不在意给泼湿了的领口，酒吧里难免的事儿，殷寿扶住了他。是条小狗儿，怪好看的，喝多了酒，脸红红的，走路摇摇晃晃的，没了主人的心碎小狗儿。

殷寿不止喜欢漂亮的猫，也喜欢狗，也喜欢马，也喜欢鸟儿，他养它们，他摆布它们，他造物主一般成为它们的命运。他身边正依偎着一头服服帖帖的小鹿，安静又听话，他也挺喜欢的。

他毫不遮掩地当着苏全孝的面勾搭他的小狗儿，苏全孝才不像殷郊那么麻烦，还要哄。

勾着这眼泪汪汪的小脸儿，掏了帕子给他擦擦，殷寿漫不经心地问：“好漂亮的小脸儿，哭着怪可惜的。我请你喝一杯？”

他夸他漂亮哎。原来他这样的人也可以被喜欢啊，崇应彪因着这格外有说服力的肯定高兴着，昏沉沉，闹哄哄的，他咧开嘴笑了。

熟悉的身影隔开了他们，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的，伯邑考把他护到身后去，他不由自主抓住这个人的胳膊，还从他肩头探出脑袋看看殷寿。

“我弟弟第一次来，多有得罪，您见笑了，”伯邑考维持着体面和礼貌，“他明天还要上早课呢。”

也不等回答，他拖着崇应彪的手往外走。灯光昏暗，人多路窄，怕挤着孩子，他在前面借出来一条路，崇应彪给拉着走，倒也乖的，但还是转头眼睛亮晶晶地瞧着殷寿。

给扯着还不老实，他大着舌头跟伯邑考闹别扭：“谁是你弟弟。我一个人，路死路埋，不要你管。”

也不介意他好好地突然学潘六儿说话，跟醉汉计较什么。伯邑考只顾着哄：“叫哥哥叫了那么多次，怎么不是我弟弟。”

崇应彪不说话了，没力气，头很晕，回不过去了，他给伯邑考牵着一只手走，插在兜里的那只手还攥着方才男人给的名片。

Chapter 3

姬发在门口等他有一会儿了，见到人也没太意外，伯邑考含糊着哄了哄怀里抱着的崇应彪，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把人暂时放下来，掏钥匙。

崇应彪喝多了，还有点近视，眼神儿里根本没别人，只顾勾肩搭背黏在他身上，让掏钥匙这个动作变得格外不顺利。一身酒气，姬发皱着眉，绕过那个醉了撒泼的比格犬，过来帮哥哥找钥匙。

犹豫了片刻要不要搭把手，到底还是看着哥哥自己把人扛到了卧室里去，就把那么脏的一个人放在自己平时睡的床上，卧室里点着香薰，干干净净的香味儿，给扰得乌烟瘴气。

行吧，倒也不只是讨厌崇应彪，姬发自认没那么小心眼，可他受不了哥哥对别人这么好。无论如何，哥哥应该知道他不是个无理取闹的弟弟，哥哥就不能亲自告诉他吗？

这感觉才让他难受，哥哥人为地在他面前拉起一道无形的屏障，还是那么温柔，还是对他那么好，但什么都不让他知道，礼貌又陌生。

姬发自己退了出去等他，看不了哥哥这么细致地替别人收拾。过了好一会儿，伯邑考轻轻地掩上门出来，应对他。

“也没什么，苏家那姑娘还替你遮掩了，”姬发只是陈述事实，“还是闹得很不愉快。哥哥，你这样真挺失礼的。这本来不该我说的呀。”

伯邑考当然清楚，他举止向来都是合规的，趋近于完美的，从来不会轻易失态，给足每个人的面子，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也不暴露心里的任何想法。

然而崇应彪太依赖他又太任性，他死乞白赖死缠烂打才换来伯邑考这样的放不下，他们之间很难说是谁在包容谁着谁，在他面前伯邑考不用做个完美温暖的人。

没说话，算是默认了，看到这一幕姬发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除了同居都没有别的解释了。可是其中发生了什么，哥哥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全都不知道。

“不跟爸爸说一声儿吗？你跟他。”姬发跟崇应彪的关系只能用很差来形容，而且，总有一些很不好的预感，崇应彪都把哥哥的心给勾走了，他不想那样，不想再和几年前那样被疏远了。

“不说了，爸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伯邑考背靠着墙，给自己找一点应对这局面的安心感，“以后吧，以后我慢慢说。”这语气就代表他要含混过去了。

“随便吧，反正我也没资格管你的事。”并不喜欢他这逃避的态度，说着这话姬发转身要走，又被扳过身体来，伯邑考低下头来抱他。

那拥抱也克制到了极点，轻得像羽毛一般：“别生气，哥哥一直都很喜欢你，从来没有变过。”他没有给姬发任何压力，那些总是他自己承受着的。

埋在他怀里的人一下就软化了，想要跟哥哥亲近，他杯弓蛇影一样地担心着那阵子莫名其妙的疏远再度袭来，他朝哥哥依靠过去，但哥哥松开了手。

伯邑考看着他，似乎有很多话应该说的，但什么也没有，他转身开了房门。躺了一会儿，酒看起来醒了，崇应彪靠着墙，咬着电动牙刷，嗡嗡响着，脸上扑了水，领口湿了一片，黏在身上。

伯邑考拍拍他肩：“今天药还没吃，我给你拿。”

崇应彪含糊地点点头，又回洗手间去漱口了。伯邑考去床头柜，拉开抽屉拿崇应彪的药，一面道：“回去路上小心。”

此时才敢回过头来，姬发早就走掉了。崇应彪漱了口，过来自己把他手里的药拿走，一把咽下去。

不建议空腹吃的药，伯邑考站起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崇应彪没吃晚饭，说不定今天就没怎么吃过东西，他见过那样子，不陪在身边看着他根本无法安心，他放不下，离不开。

兀自发了一会儿呆，崇应彪还恍惚着，慢慢地道：“汉堡。”

看着这样子伯邑考就想笑，刮刮鼻子：“还说自己不是小孩儿呢。”又细心地替崇应彪把眼镜儿拿在手里，柔声道：“换件衣服吧，我们出去吃。”

殷郊心情烦躁得很，不知道这种家族聚会为什么爹地也要带着那个高中生。亦步亦趋地跟着，直到爹地忙着跟好久没见的叔祖说话，那个高中生就给他丢在冷餐的长桌旁边，动也不动，像条被拴着等主人回来的狗。

个子很高，没法缩小存在感地把自己藏起来，殷郊绕了好几圈还是被迫看见他，很不顺眼，还生出一些好奇心来。他从来只在爹地身边见过几次，从没听过他说一句话，然而能上那么好的附中，总不至于真是哑巴，爹地到底是怎么跟他相处的啊。

他就忍不住想要去招惹一下苏全孝。他在那儿不吃不喝不动不说话，就不无聊吗？

“那什么，你累不累，要不要坐下，要不要吃点什么？”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招呼，爹地从来没给他俩交流的机会，殷郊歪着脑袋打量他，很漂亮，很稚嫩的小脸儿，身体成熟却还是一团孩子气，是爹地会喜欢的类型。

而且听话，孤零零待在那儿，像尾生抱柱，像罗密欧，像失了信号的蓝牙耳机。

得不到半点反应。“说话啊，是不是他不让你说话，”殷郊讨厌这种一拳打到棉花上软绵绵的感觉，“有点出息吧，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要是让你去死怎么办？”

说这种话是很自然的，很有恃无恐的，因为爹地不会让他去死的，他是最漂亮的那只猫。

然而苏全孝只是看了他一眼，又把头转回去，紧紧闭着嘴，什么也没说，殷郊几乎要以为他真的是哑巴了。

毫无办法，殷郊气鼓鼓地越过了他，也不搭理爹地，自顾自地去找表哥聊天了。

被独自晾在那里好久之后，殷寿才转回苏全孝身边，拍拍他的肩，让他跟自己走，到没人的角落里，揉揉他的脸。

都很美好，无论是最像他的殷郊，还是现在脆弱无助的苏全孝，他喜欢看美好的东西被打碎的样子。他伸手摸到了苏全孝的脸颊，是一个许可，然后那眼泪才流下来了，流到他手上。

他抱了苏全孝，贴近他，嘴唇压在他脖颈的动脉上，几乎能听见那血流的声音。他低声说了什么，怀里的那句身躯无声地颤了一颤，又归于平静去了。

殷郊生气时说的话转眼就忘了，从没想过它们能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现在他得到了教训，他亲眼见证了一起自杀事件，洗手池里蓄着血水，把浸在里面的那只手都染得鲜红刺

眼。

苏全孝一声不吭割开了手腕，就那么看着它们往外流，直到因为失血昏厥，跪在地上，依然没有把手拿出来。越过兀自发愣的殷郊，殷寿走上去，满手血污地抱起垂死的人。

事情压了下去，几乎没打断任何人的兴致，洗手间挂了暂停使用的牌子，人送医院。殷郊脑子里仍是浑浑噩噩的，他刚说过话的人在他眼前自杀。

父亲扶住他的肩，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只是陈述事实：“他如果死了，那就是你杀的。”

听着外面走廊的喧闹声，爹地叹了口气，松开他：“我替你善后，谁让你是我儿子呢，你比他们运气好。”

仍是乱哄哄的，他没听出来爹地话里多么浓的嘲讽意味，身体发着冷，血好像一点点被抽干了，起了幻觉，好像死的是他，他才是苏全孝。

“你把我弟弟怎么了？”苏妲己抓住他的衣领质问，摇着他的身体却丝毫无法撼动。殷寿很是冷漠地把她两只手都拗下去，她很漂亮，但他毫无兴趣。

“他有病，他本来就有自杀倾向，一直在吃药，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家没人知道吗？”他的声音很冷，慢慢地杀人诛心，“他才十七岁，为什么会得病你们不清楚吗？”

听不下去了，急切地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年轻，无论如何背负不起杀了一个人的负罪感，但是没地方可去了，他失魂落魄地在街头游荡，孤魂野鬼一般地，直到姬发给他打来电话。

姬发和他几乎每天都见面，不见面的话就打电话，总要听到对方的声音才能安稳生活，姬发有意让他习惯这种频繁到没有边界感的亲密关系。

不知道该怎么办，浑身发抖，他刚逼着一个人去死，比他还年轻的未成年人，那么无辜，他随随便便就杀死了他。抓着手机的手颤抖个不停，只是喘着，咽喉一抖一抖地喘着，说不出话，听着姬发那么急切地问他，关心他，说不出话，他觉得自己满手是血，他该死。

他简直再也不想说话了。

姬发大半夜地出了家门，动作已经尽量够轻的了，在客厅还是遇上了穿着睡衣的姬昌。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含混不清地嗯了几句，他意识到自己就像哥哥敷衍他一样敷衍着父亲。

他们这家人可真像啊。

匆匆跑出来在公园里见到了殷郊，他掏出口袋甜甜的罐装拿铁，拧开了盖子才给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看着殷郊喝了，脸色缓和了一些，才轻声问道，“无论什么都可以告诉我的。”

“如果我杀了人呢？”

“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如果已经发生了呢？”

虽然有点震惊，意识到殷郊这话不像是玩笑，这神情也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但心里的答案无论何时来问都是那么清晰，他道：“那我也还是喜欢你。”

顾不得在意这时表白是否合适了，他急切地亲着殷郊的脸，急切地想要成为他的慰藉和依靠，根本顾不上旁人死活，没那个本事去普度众生，他只想要殷郊。

还是很懵，被亲得就更懵了，他很不合时宜地问：“我还以为你喜欢你哥。”

“求你了，”不知不觉就学着殷寿的样子去捏他脸颊，姬发语气听起来很无奈，但也不给他思考的余地，“现在能不能专心点儿。”

他噓了一声，伸手捂住殷郊的耳朵，再度凑过去吻他。贴得很紧，心跳，喘息，舌头缠在一起，所有的声音都被无限放大了，咚咚咚，形成了无形的一堵墙，隔绝开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

他趁虚而入，用作弊的手段放大了此时的吊桥效应。扑通扑通，他让殷郊以为那是怦然心动。

Chapter 4

殷郊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他彷徨又慌乱，这事情很难想，他自然而然地就爱着daddy，从来就不用考虑是为什么，也从没想过会收到别人的告白。何况姬发不是别人，姬发就是姬发，跟任何人都不同。

他该怎么办，必须现在就得回答吗？可他自己的命运都摇摇欲坠，他承担不起一个杀人的良心谴责，如果苏全孝今晚死了那他基本也就是死了，一命抵一命，公平得很。

但姬发在往回拉他，他不得不转回头来把这份心思分在他身上，虽然不知道姬发为什么跟他表白了，但他得回应姬发，他心里所有朋友中最重要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了，不能轻慢他的心意。

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脑一片混沌，理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现在没法回答你。”

他的嘴唇刚被亲过，水润润的，姬发用手指勾着他的唇边，着迷地盯着看，在他说话时冲动地又吻了一次，知道殷郊现在心软又歉疚，不会被拒绝的。

他占着这便宜，放肆地亲了好一会儿，才捧着心上人的脸，作出温柔宽容的样子：“没事。要去我家吗？”

现在唯一能信任的就只有姬发了，殷郊惯性地跟着他走，走到寂静的路灯下，姬发想了一想，改了主意，去哥哥那儿。

崇应彪一脸不豫之气地出来开门，窝在伯邑考身上睡得好好的，枕边人一动，他醒了，没好气地掀被子下床：“得，你别动了，我给你那倒霉弟弟开门去吧。”

姬发看了他一眼，睡衣外头披着伯邑考常穿的外套，他都能想象出哥哥提醒人穿自己衣服的场面，不然这小子恨不能裸着下来炫耀。

没空理他，叨扰了哥哥一间客房，铺被子的时候伯邑考下来看了看，看到殷郊就明白了，也没多问，只是道：“有什么明天再说吧，晚安。”

他拖着崇应彪上楼，被捏住了上臂问：“不是让你别下来——”后面再说什么就听不清了，俩人房门砰一声关上了。

毕竟也没办法，大半夜再惊扰一回老爷子真的不行，谁让他是当哥哥的呢。

这一夜过得混乱而不安，面对面的，姬发伸出胳膊把人拉到怀里，听他絮絮叨叨语无伦次地说，在他哽咽时亲他，眉毛，眼睛，高挺的鼻梁，线条像极了殷寿的那个下巴，舌头舔过他柔软的嘴唇，又填满他的梨涡。他的气息让殷郊安心。

“你不是故意的，你不知道他有病，而且那也不是很过分的话，”姬发轻声安慰着他，在肌肤相亲里这些安慰变得有了说服力，“他当时没有死掉现在也不会死。你没有杀人，明白吗？”

只有姬发会为他开脱，但很难说那是否因为他不在现场，不能感同身受，殷郊抓紧了他的衣服，得到了许诺：“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走投无路的状态加强了殷郊对他的信任，这很好，慌乱了一整晚的孩子终于在他怀里暂时

安眠了，姬发抱紧了他。但是还不够，他想要殷郊依赖他，离不开他，从对父亲那畸形无望的爱情里解脱出来，一头扎进他的避风港里。

殷郊一开始甚至失掉了继续往病房走下去的勇气，负罪感始终压迫着他，折磨着他，这些东西在一个好孩子身上百试百灵，他需要一点旁的鼓舞。他紧张地看向姬发，想要一些能面对死亡的力量：“你还会喜欢我的对吧？”

需要这样的一种喜欢，即使他有罪，即使他确实杀了人，但姬发的表白给了他面对现实的勇气，他想再听一次。

那答案其实不应该更改的，姬发对这份心意从未犹豫彷徨过，但他不能确定殷郊的想法，他的告白是真的，但并不是没有附属条件的。

“我喜欢你，但我没法一直单方面地喜欢你，懂吗？你拖下去它可能就没了，这份喜欢可能就没了，你会失去我。”

他给殷郊放了梯子，看似给了他选择权，实际上也不过是在逼迫他而已，殷郊感觉到这种可怕的压力了。

“我不会一直等着你，到不等了的那天就不等了，”姬发不会让他知道全部的自己，知道了他就有恃无恐，“一整个，不会再爱你，也许都不会再见到你。”

殷郊紧张地抓住了姬发的胳膊：“那不行！”很难想象有一天会失去姬发，他有时在夜里的通话时睡着，伴着姬发的声音入睡，同床共枕一样地亲密，怎么可能把它们就此斩断。

姬发贴贴他的额头，柔声安慰道：“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你的。”

隔着观察室的窗户看进去，苏全孝脱离了生命危险，醒过一次，注射了药物，不声不吭地又昏睡下去。即便好了也免不了要送进精神病院，依然是个危险期的病人。

“他要是死了，我给他买最好的墓地，就放在我的旁边。”殷寿故意说着这样的话刺激人，看殷郊脸色越来越白才觉得快活。他哪有那么喜欢苏全孝，只是讨厌殷郊而已。

殷郊努力不去在意这难听的话，努力想做点什么弥补，想进去看看苏全孝的情况。他本质是个好孩子，作恶让他痛苦。但殷寿执意要他继续这种痛苦：“别过去，你要逼死他吗？”

他越过殷郊看到姬发。殷寿当然记得他，他最满意的一个孩子，但与之相比姬发多少显得有些无情，他一下就走掉了，留恋都没有多少。

原来他有这么喜欢殷郊啊。他的亲儿子，美丽是美丽的，可除了美丽一无是处，惹人厌弃。姬发怎么会喜欢他呢？他重新审视起这个“儿子”了，有空的话，再找一找他身上迷人的地方。

他基于补偿心态去爱这个儿子，或者说是试着去“爱”，他想要把孩子养成不像他的人，仿佛这个幸运儿是快乐的话，他也就能得到解脱，但其实不能，还是那么讨厌他。他不理解姬发为什么会喜欢殷郊。

殷郊不敢再动了，他隔着窗户往里看，一动不动的，看起来已经死去了的苏全孝，毫无生气，看着就恍惚起来，似乎他们的命是一样的，似乎他就是苏全孝，早晚有一天也要那样孤零零地，满身伤痛地躺在病床上，活着遭罪。

“随你的便吧，我去找医生谈谈。”殷寿也不理他，抽身就往外走。姬发没法管他们的家事，看看殷郊，见他视线依然没有挪开，咬咬牙，紧跟几步，追上殷寿。

殷寿也不赶他，绕了几下，他们在楼道里说话。

“不要那样对他说话，他会当真的，你都不知道他有多伤心。”

“他伤心你激动什么？”殷寿一味地笑，审视般的把许久不见的年轻孩子从头到脚看透，“那么喜欢他？”

“我喜欢他，怎么了，我不能喜欢他吗？”他挑衅地望着殷寿。他对自己有信心，他可以得到殷郊的，从一个暴君父亲手里把他夺过来。

他不服气，在殷寿面前争强好胜的那一面被完全刺激了出来，殷寿凭什么天然就得到殷郊的爱，无论如何他也要抢一抢。

很有意思，他对姬发的兴致更浓烈起来了。被那样看猎物一样的目光盯着多少是有些不舒服的，但姬发也立即挺直了身体，立即道：“我会得到他的。”

“可你也没资格不让我跟他亲近，”殷寿冷笑着，手还在姬发下巴上摩挲，“要不你替他。”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